



血海深仇



群众出版社

1882

血 海 深 仇

本 社 編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4 年 · 北 京

封面、插图， 安政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黄城根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书号(总)197(文)122 开本787×1092^{3/32} 印张3^{8/16}

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69千字 印数00001—80,300册

定价(4)0.28元

編者的話

这里汇集的十三篇文章，是旧社会农村残酷阶级斗争的写照，是农民血泪的记录，是对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、恶霸的血腥罪行的控诉。通过这些血泪史实，使我们进一步认清阶级敌人的本性。

今天，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，农民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劳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，过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。但是，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死亡，他们的阴魂未散，还企图进行复辟。因而，我们要把过去的血海深仇牢记在心，树立坚定的阶级观点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，明辨是非，分清敌我，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，为保卫革命果实，为建设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而奋斗。

目 录

血海深仇.....	1
早年話今昔.....	12
沙田泪.....	18
虎口余生.....	25
六亲不认.....	34
揭开“族长”的画皮.....	42
宗族統治害得我家破人亡.....	49
农奴血泪.....	55
血泪斑斑忆过去.....	66
山丁忆苦.....	75
牛栏旧恨.....	80
他没有等到这一天.....	85
千万不能忘記过去.....	94

血海深仇

王文燧 欧阳英 戴星 黄孕册

土匪头、大地主、军阀三位一体

卢兴邦的罪恶史，要从五十年前讲起。

卢兴邦是福建省尤溪县人，原名卢梁，当地人称他是“活魔王”。早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赌棍，后来投奔德化县莲花寺，拜匪首苏万邦为师，在苏万邦手下当个小头目。苏万邦死后，他带了二十多个匪徒回尤溪，投靠地主陈吓造、陈吓柳、陈吓鼎。他用土匪武装保护地主收租、放债；地主也拿粮钱支持他发展土匪势力。在地主的支持下，卢梁有了粮，有了钱，就大肆招兵买马，纠集兵痞、流氓、散匪，不几年，他手下的匪徒竟发展到几千人。接着又吞并了尤溪境内的几股土匪，便控制了尤溪整个县和附近各县的许多乡村。这时，卢梁的野心更大了。他改名兴邦，号光国，自封为“团长”。这一个小小的流氓、赌棍，就变成了一个骑在万人头上的大土匪头子了。

卢兴邦成了大土匪头以后，不满足于四处流窜、打家劫舍，便开始用武力占山夺田，当起敲骨吸髓的大地主大恶霸了。双鲤村的一些老年人告诉我们，当年卢兴邦向农民夺田占山的办法是世上少见的，他看中了哪家的一片好田，就写个条子或寄个口信通知业主，限某月某日带田契去卢家办理

賣田手續。田主答應把田賣給他，田金也要比時價少一半，田主不答應賣田，就要遭到飛來的橫禍。雙鯉村農民陳昭芳兄弟有十九畝洋田，座落在雙鯉溪邊，不願意賣給盧興邦。盧匪就採用了狠毒的手段對付陳昭芳兄弟。每逢下大雨時，他就叫爪牙用鋤頭挖掉堤岸，引山水沖陳昭芳家的田。經過幾次山洪的沖刷，那片肥沃的洋田一大半成了雙鯉溪的河灘。盧興邦霸占山林的手段更毒辣，他不用什麼立契造約，他想要那座山，就叫狗腿子拿大鑼到山頂去敲打。然後出告示，宣布鑼聲響到那里，他的山界就到那里。被他霸占了的山林，不許任何人伐樹、砍柴，就連上山採菇的婦女，也會被匪徒們趕走，甚至打死。農民黃世章是靠砍柴為生的，有一次他上山砍柴，剛走到山腰，就被匪徒抓住。因為不遵守盧匪的這一套“法律”，匪徒奪下他挑柴用的尖竹担，就從他的嘴巴直插入喉嚨，把黃世章活活斃死了。

盧興邦強占了許多田地山林後，就用高租重利進一步剝削農民。他把土地租給農民種，災年歉收，地租半粒不能減；碰到好年豐收，他又不顧租約，強要農民加租。每年收成季節，他家都派出一批“催租兵”，四出強迫農民交租。農民交了租，還要交給“催租兵”每人兩元的“草鞋錢”。雙鯉村農民謝生地，1940年租了盧興邦的一片田，地租十三担六斗，這一年遭到風災蟲害，只收了十三担谷子，交租還不夠。盧興邦見謝生地交不足地租，就把他抓了去，吊了起來，折磨得死去活來。謝生地的母親怕兒子被吊死，只好到處求親告友借谷子還清了租。當他還清了租子，盧興邦又要他出“催租兵”的“草鞋錢”，幾乎逼得謝生地傾家蕩產。

由土匪變成地主惡霸的盧興邦，這時有地有財又有勢，

进而想当大官当军阀了。当卢兴邦在尤溪山区进一步扩大了土匪武装以后，蒋介石看中了这个反人民的恶魔，决定培养他成为维护蒋家王朝的鹰犬。1928年，蒋介石委任卢兴邦为“师长”，承认无恶不作的卢匪集团为“中央军暂编第二师”。当时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，正在发动反共反人民的第一次内战，卢兴邦便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。由于他对反共极为卖力，1933年，蒋介石提升他为“中将师长”，还特地派了许多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卢匪，运来枪枝武器装备卢匪，还为卢匪请来日本技术人员，在尤溪潜下建立兵工厂，大量制造杀人武器，扩大反革命武装。卢兴邦就这样由大土匪头子变成了大军阀。

赌棍出身的卢兴邦，从此成了福建“赫赫有名”的人物。这时，他不满足于仅仅在尤溪、南平等二十二县行使军权，更进一步伸手要这些地区的财权、政权。因为有蒋介石的支持，当时的伪福建省政府只好答应把闽北地区的田粮、税收、财政交他掌握，行政人员也由他委派。从此，闽北二十二个县都成了卢家的天下，县长由他委派，法庭、监狱、警察由他掌握，田粮、捐税由他随意征派使用，银行变成了他私人的财库……总之，卢兴邦成了四大家族驻在闽北的忠实代理人。当卢兴邦五十生日时，蒋介石特派专人从遥远的南京给他送来金字寿匾，以“合庆百年”四字，作为主子对狗奴的赏赐。

野蛮的烧杀掠夺

卢兴邦用他的反动武装，保护着大地主的江山，镇压着人民的反抗。这些匪徒们掠夺和迫害人民的罪恶，令人发

指，他們殺人放火的種種罪行，難以數計。尤溪的大坊、寒嶺、七尺、七果、水東等三十多個村鎮，都被他一燒再燒，許多地方變成了瓦礫場、“無人村”。我們訪問了屢遭盧匪血洗的九都（梅仙鎮），這個不過一千人口，只有一百一十座房屋的小鎮，一次就給盧匪殺了三百五十多人，燒了一百零四座房子。當時躲在棺材底下目睹盧匪殺人放火的蕭祥聽老人，今天十分悲憤地向我們控訴了盧匪火燒九都的罪行，那是1918年12月中的事，九都家家戶戶都準備過年了，盧興邦就趁這個機會攤派“過年捐”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每人都得交一塊銀元。一次又一次遭受搶劫掠奪的九都群眾，忍無可忍，組織起來集體抗捐。盧興邦看到群眾不願交款，就帶了兩百多個匪徒，挨家翻箱倒櫃，吊打勒索，許多人家的地皮被挖下三尺，值錢的東西都被搜劫一空，連婦女頭上的金銀首飾也不放過。財物搶光了，就到處点火燒房子，在朔風怒吼的清晨，九都鎮變成一片火海。最後，匪徒用十多條木船把金銀財物全部運走，把沒有逃脫的婦女、兒童和老人都趕到尤溪河灘上集體殺害。尤溪河邊躺滿了橫七豎八的屍體，鮮血染紅了尤溪河水，繁榮的九都鎮變成了瓦礫場。虎口余生的人們，大年初一无家可歸，只好含着眼淚，拿着飯碗草包，到外村求乞。

盧匪的殘忍是駭人聽聞的。盧興邦的爪牙陳國光殺害通濱村陳吓久的妻子時，先割去陳妻的左右耳朵，然後從頭到腳一塊一塊剝皮挖肉，最後把屍骨拋入河中。盧興邦的親信卓光升殺害中心村農民于占元時，剝光于占元的衣褲，全身塗滿蜂蜜，把他綁在野外，讓昆蟲、鳥獸活活地把他蛀蝕啄食致死。城關居民嚴芳國不願當土匪，盧興邦就把他倒吊起

来，点几根大蜡烛插在他的腋下，将他活活烧死了。

数不清的苛捐杂税

卢匪当了大官，掌握了闽北二十二县的军、政、经济大权，亦匪亦官，又是地主，三位一体。因此，这个恶魔更是巧取豪夺，为所欲为。他到处设立捐税机构，征收苛捐杂税。农民养猪每月要交猪税，养牛要交牛捐，连娶妻生子也要交“喜捐”。当时尤溪的交通主要是靠尤溪河的水运，卢兴邦匪徒就在这条唯一的水路上设立许多税卡，光是从尤溪口到水

口就有十八个收税站，船工们经过这几十里的路程，就要交十八道捐税。我们在梅仙镇遇到一个名叫萧祥坤的老人，他的祖父、父亲和弟弟，在1918年全被卢匪洗劫梅仙镇时枪杀了。当时他孤苦零仃，无依无靠，只好去撑船谋生，没



想到又脫不了卢匪苛捐杂稅的剝削。他在尤溪河上辛辛苦苦撐了八年貨船，連吃飯穿衣都时常发生困难。有一个冬天，他从尤溪赤身撐船去福州，身上冷得发抖，在旧衣攤上买了一件旧衬衣，船撐回尤溪口时，身上的錢不够交捐，卢兴邦的稅棍，便如狼似虎地把他剛穿上身的这件旧衬衣剝了去。

卢兴邦对人民剝削掠夺，最惊人的还是濫发伪鈔。城关鎮农民郑上端拿出一張当年卢兴邦印发的“广豫券”給我們看，一边憤怒地說：“这就是卢匪杀人不見血的罪证。”他告訴了我們这样的事情，卢兴邦在蒋介石授以軍政和財經大权后，先发行了一种名叫“华通券”的鈔票，强迫閩北人民使用，并且下令用黄金、銀元向他兌換。1932年，他又发行了一种名叫“广豫流通券”的新鈔票，宣布旧鈔票“华通券”作廢，限期以对折向卢兴邦私人銀行兌換新鈔票。他用新鈔票“广豫券”搶购了大量物資，換进了大量黄金后，又突然宣布發現有人“伪造假鈔票”，枪杀了替他印制鈔票的蔡国盛的哥哥和父亲，并立即宣布“广豫券”作廢。农民郑上端就在那时杀了一头一百二十斤重的肥猪，全部被卢匪用伪鈔买去，得了四十多元“广豫券”，結果第二天就变成了廢紙。許多老年人还向我們談起卢兴邦假借兴办学校、修桥鋪路等名义，騙取人民金錢的罪行。卢兴邦經常向群众派款派劳力盖学校，每盖一所学校，就要群众献地一百亩作“学田”；“学田”由他代管，他在学校附近建起“卢記倉庫”收学租；学租进了“卢記倉庫”，有进无出，成了他的“私租”。曾經当过鋪路工的老人蕭良云还讲了这样一回事，1940年卢兴邦又一次說要整修尤溪通南平的山路，就向群众派了两万多元修路捐；开工后，又一連三次向群众加派修路捐，还派兵到处抓人做苦工。最后这条山

路全靠民力修成，群众出的錢全部落到卢兴邦和他的匪徒們腰包里去了。他的部下匪县长洪鏡元，只負責了一小段的修路工程，就撈了一大笔錢，在城关盖起一座堂皇华丽的三层洋楼。卢兴邦匪徒刮取的民膏民脂不計其数。卢兴邦的爪牙卢兴明所存放的黄金銀洋，解放前夕，由他的儿子卢秋卿发掘出一处，就有銀洋二万多元，黄金四十六斤。尤溪人民对卢匪的殘酷經濟掠夺表示无限痛恨。当时尤溪农村广泛流傳着这样一首歌謠：“捐稅如牛毛，明搶又暗夺，肥了卢家兵，瘦了老百姓。”

荒淫无耻的生活

在人民的血汗、尸体上，卢兴邦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。就以他盖房子一事來說吧，卢兴邦盖了一座豪华的“卢公館”，这座“卢公館”在双鯉村，共有二百多个房間，到处雕龙画凤，連小門窗也刻上花鳥，鑲上玻璃。曾經参加过盖这座房子的老人謝元欽、謝长尙，向我們讲述了卢兴邦当年盖这座房子的始末：

卢兴邦盖房子的这个地方，原来是一片良田，田边是一个大圩場，有飯店、杂货店，这里又是通往大田、德化的大路。1919年，卢兴邦当土匪經過这里，說是这里的“風水”好，后面的山象五头牛，前面的溪河象两条鯉魚。后来，他廢了圩場、拆毀了飯店、杂货店，强占了农民的田地，就在这里开始盖房子了。盖房子要用許多技术工人和劳力，他便派兵到各处半雇半抓地集中来两百多个木工、石工、雕刻工、泥水工，要他們长年累月在这里劳动，不准回家探亲，不准接見亲友。卢兴邦还从四邻几个乡村抓来一百多个劳力做粗工，

做工的人，每天自己带饭团去吃。卢兴邦还给每个民工定了每月的做工天数、每天的工作数量；农民谢元欽有一次被派了六工，做完五工后，突然生了病，卢兴邦便诬他故意逃工，就罚他再做十工。卢兴邦就是这样用人民的膏脂，在两年内，把这座“卢公馆”盖好了。盖好了房子，他又嫌门前有一条直线的溪叫“破肚溪”，留不住“财气”；屋后有一个山凹叫“破头夹”，会使“人丁不旺”。于是又劳师动众，强迫一百多个民工不分寒暑昼夜，从几里路外的山下挑土上山，填掉“破头夹”，筑成一座人造山；同时在离房子较远的地方，另挖条弧形的河道。新河道要经过一个小村子，那里住着黄阿年、黄阿其、黄阿培等六户农民，卢兴邦就出动匪兵把他们赶走，把溪流挖到他们门前去，把房子全部冲毁。卢兴邦把“破肚溪”改造成弧形的“玉带溪”后，又用民力在新河道的一头挖了一个深潭，让溪水注入，象征着无数财宝源源不断流入宝库。这时，卢兴邦坐在高楼上，一边可以欣赏美景，一边又可以听到水流发出“嘩啦！嘩啦！”的声响，他才满意了。光是这几项改造“风水”的工程，就强迫一百多个农民做了十年。这座房子前面原是尤溪通往大田、德化的大道，往来的人都要经过这里，这时卢兴邦竖碑宣布，“此路不通！”要行人绕过山后多走三里多小山路。新桥村有一个农民不服他的规矩，仍然走这条老路，卢兴邦的匪徒就抓住这个农民，说他的草鞋踩脏了卢家的门前路，把他脚上的草鞋强脱下来塞进农民的喉咙，硬把这个农民弄死了。此后，农民除了送税送钱到“卢公馆”外，平时没有一个人再走近这个魔窟。

曾给卢兴邦当过勤务兵的陈肇森，给我们提供了卢家的生活情况。

卢兴邦家中不过十口人，却长年雇了三个縫紉师专门做衣服。一家人不论大小，冬天穿的都是呢絨皮袄，夏天穿的都是綾罗綢緞。一家人穿的衣服每天都要是不同顏色的。卢兴邦有一个私人厨师，每日专门为他烹調山珍海味。卢兴邦还天天要用“人參湯”当茶喝。他不論到工地監工，到圩場看熱鬧，出門三十步都要坐上轎子。专门侍候他的仆人、管家不下三十个，比卢家主人还多两倍。每当他手下的爪牙們完成一項搶劫任务回来，卢匪便奖励他們吃、喝、嫖、賭三天。他的弟弟卢兴荣被人称为“狐狸精”、“猪八戒”，是一个出名的色狼。他前后討了三个大小老婆，到了五十多岁时，又用金条从四川买回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，做第四房姨太太。这个坏蛋不知奸污了多少妇女。他規定农民結婚都要发帖請他来喝酒，喝了酒，就乘机糟蹋新娘。林坑乡农民林阿寿結婚沒有发帖請他，这个野兽第二天便带了一批匪徒，把林阿寿綁了起来，当着林阿寿的面，奸污了他的新婚妻子。林阿寿夫妻不堪凌辱，被迫一齐上吊自杀了。

1948年，杀人魔王卢兴邦病死了，他的弟弟卢兴荣便继承了他的衣鉢。这个有着剝削階級本性的恶狼，他的罪行，并不稍逊卢兴邦。当时的閩北人民，特别是尤溪人民，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卢匪的复灭

尤溪和閩北其他各县人民，对卢匪的殘酷蹂躪曾經进行了各种反抗斗争。有的村落里的群众还自发地团结起来，集体抗捐抗稅，坚决抵御匪徒們的搶掠。他們不惜流血牺牲，打击了卢匪的瘋狂气焰。至今，許多乡村里还傳頌着人民和

卢匪作斗争的故事。在离卢兴邦魔窟只有三里多路的地方，有一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上白泉村，卢兴邦给这里的群众规定，十八至三十二岁的男人，都要为他当一年土匪，其他男女老幼，平均每八个人要出一百六十元银洋的“当兵费”，雇一个兵痞、流氓去当土匪。但是上白泉村的群众却不理会这一套，大家带着财物，扶老携幼地躲进了深山，宁可住山寨住岩洞，也坚决不为卢匪效力出钱。匪徒们虽然烧掉了他们的旧屋，却始终抓不到他们的人，抢不到他们的财物。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，在解放前夕，他们还打死了好几个匪徒，弄得卢匪无可奈何。

当然，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官匪相通，卢家的背后有着三座大山作为依靠，人民群众的这些自发的、分散的反抗斗争，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。直到1949年秋，尤溪人民所盼望的日子到来了。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横渡长江、摧毁了蒋家王朝之后，又浩浩南下，一路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，将各地大大小小的“蒋介石”一扫而光。卢家匪帮的末日终于来到了。

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。卢兴荣眼见大势已去，一面无可奈何地接受和平解放，一面又暗中唆使卢兴邦的儿子卢胜雄、卢胜威及卢匪旧属团长张胜高等主要爪牙，继续上山为匪，带领匪徒流窜尤溪广大农村。卢兴邦的三儿子卢胜泽则潜逃台湾，投奔蒋介石，梦想配合蒋介石集团卷土重来，重新奴役人民。但是匪徒们的垂死挣扎，终于挽救不了他们的死亡末日。解放初，曾饱受过卢匪集团压迫剥削的尤溪人民，积极组织民兵武装，配合解放军部队进行剿匪，击毙了张胜高等几个主要匪首；活捉并镇压了卢兴邦的两个儿子——卢

胜威、卢胜雄；大匪首卢兴荣畏罪自杀，其余的爪牙也纷纷缴枪投降。卢家小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了。尤溪人民祖祖辈辈所向往的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实现了。

不忘血海深仇

长期遭受卢兴邦土匪摧残破坏的尤溪山区，过去许多田园荒蕪、村庄絕戶，到处是一片凄凉。今天这里已经出现了一番崭新的景色：卢兴邦当年强收了“修路捐”而没有修的羊腸山道，已成了寬闊的公路；当年被卢兴邦匪徒一燒再燒后，成为瓦礫場、“无人村”的地方，今天已经盖起了許多新屋；过去被卢兴邦匪徒放火燒得只剩下四座房屋的梅仙鎮，如今不仅重建了家园，并且还新建了学校、街道、商店、邮电所，成为尤溪山区新集鎮；在尤溪城关，当年被卢匪强占为跑馬場、杀人場的地方，今天有的成了良田，有的盖起了医院；卢匪曾設过兵工厂制造杀人武器的潛下地方，已修建起一座水力发电站，給全县人民带来了光明……。整个尤溪山区，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，到处欣欣向荣。

“活魔王”卢兴邦和他的匪徒們魚肉人民的种种痕迹，終于被扫除了；但是，一切仇恨的記憶，是不可能从人民的腦子中抹去的，人民将永远記住这血海深仇！子子孙孙都将永远記住这血海深仇！記住这階級仇恨，用階級斗争的思想武装自己，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旱年話今昔

朱开师 李盛文

坪石石头滿山坡，一陣暴雨冲成河，
无雨三天田土旱，月光底下晒死禾，
大旱来时人流散，百戶村庄絕烟火。

这是湖南郴县高碼公社坪石大队坪石村解放前流傳的一首民謠。坪石村到处都是山崗乱石，全村八百多亩田土，就分布在这些泥巴沒有牙齒深的石板上。山坡高，土层薄，晴得三五天，水田变成了旱地；一遇山洪暴发，泥土順水流去，成片成片的稻田被冲得露出了石板。解放前，这个村里的八十二戶人家，除开八戶地主外，其余七十四戶貧农、下中农，就租耕着地主这些薄泥石板田，經常失收减产，农民生活苦不堪言。遇上災年，那就更惨了！

逼租派捐更加紧

就拿 1942 年來說吧，

那一年，坪石村从春季到夏季，前后旱了七十多天，农民无法抗拒自然災害，他們佃耕地主的八百亩稻田，插下秧苗的只有一半；而且插下的秧苗，也因为水源枯竭，絕大部分干死了。

在这样大旱的年头，农民已經是九死一生，万恶的地主